

自力齋文史叢書編文選集

白雲題



杨宝霖 著



自 力 斋
文史农史论文选集

杨宝霖著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粤新登字 09 号

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

杨宝霖著

*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东莞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6 印张 364 千字

1993 年 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1500 册

ISBN 7—5361—1054—5/K·39

定价：12 元

前 言

自力斋，藏几本旧书，写几篇拙文的我的萧斋也。我家四代执教鞭，青毡藜火，清苦者百数十年。先祖所遗破屋，至我，所得不及半椽，待到娶妻生子，狭窄湫湿不能居。营新居，构别院，我等书生，岂曾梦见？于是自打泥砖，自拿灰匙，在祖遗的荒圃中建起一间二十多平方的小屋。又编竹作扉，垒砖为案，泥砖承板以为床，木柴钉架以为椅，“绳枢瓮牖”，最恰当不过了。遂名之曰自力斋。居之十余年，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，政府迁我家于城郊，“自力”之斋，不复存在，但“自力”之扁，赫然在新居之壁也。执教数十年，为学数十年，无名师硕儒为之指点迷津，无志同道合之友与之朝夕探讨，苦心孤诣，在学海中独撑一叶扁舟，茫茫渺渺，自往自来，非“自力”而何？

我自忖愚顽，故依本分。生于教师世家，读于师范学校，粉笔生涯，本分也。所以在被批判，被揪斗，被红卫兵押着荷锄负畚之时，仍然神驰绛帐，心恋杏坛；待到“世上万般皆涨价，唯有文章不值钱”，“跳槽”“下海”，风起云涌之际，我，志不旁骛，苦守穷隅。因为我自知一介寒儒，没有腰缠十万贯的福气，写几支粉笔，翻几本破书，才是自己的能耐。所以有几次转行的机会，我都轻轻放弃了。

粉笔尘中，作业堆里，我投入了三十六年的主要精力和时间，于今花甲将临而仔肩未卸，为教书，为育人，岂敢怠慢？浮沉书海，搦管披笺，只能放在课余之暇，其实，课余亦无暇。中学两班语文，不是还兼班主任就是兼教研组长，教务重，作业多，暇从何来？写几篇小文，只能用休息时间。每日午休，每夜十时以

后，才是我从事研究的时间，数十年来，除大病外，从未在零时之前上床，幸天赐顽躯，二十余年未有大病。假日，除闭门苦读外，别无他事。自弱冠迄于今，不论月华如水的中秋之夜，还是鼓乐喧天的春节之晨；不论挥汗如雨的酷暑，还是凄神彻骨的严冬；我都是寂处萧斋，灯下窗前，口吟手写，自以为乐。十年前，当《词林纪事补正》脱稿之时，曾自题一律，云：

搜遗辑佚几经年，矮屋蓬窗作郑笺。
属稿岂因贫病辍，买书常被母妻嫌。
翻残典籍三更雨，负尽莺花二月天。
尺牍摩挲聊自慰，穷经应愧昔人贤。

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我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。身为一个小小的中学教员，却胆敢研究起学术来？胆敢整理起大型的古籍来？众所周知，语文教学是个橡胶袋，是个无底洞，非博览群书不能济事。因备课所需，就遍翻群籍，涉猎既多，腹笥渐富，经咀嚼而吐出，多是精粹，堂上讲课，便丰富多采。教学需要读书，读书丰富教学，辗转循环，日渐深入，遂由今而古，由博而专。我常想，千千万万前人的心血结晶滋养了我，我应该以自己菲薄的收获贡献于后人，于是见缝插针，有隙即写，三十年来，成文百余篇，专著四五集。《广东降雪考》一文，现存广东各地历代方志，采用者十之八九，整理《全芳备祖》，翻阅宋代史籍、文集、杂记、类书不下五六千册。一文之成，耗几许精力；一集之出，费几许青春。

这本小书，是近十年来发表的论文一部分，从百余篇约百万字中选出三十九篇三十四万字。以留下我学海泛舟荡出的几道波痕。这些拙文，都是在繁忙的教学之中，在完成《词林纪事补正》、《全芳备祖》、《张家玉集》、《袁崇焕集》的编写、整理中穿插写成的。

各书的编成和此集的出版，感谢艰辛劳动的前贤，感谢支持

帮助的各方友好，感谢国内各大图书馆。还要感谢我的赵氏娘子。她默默地替我侍慈亲，育幼子，繁琐的家务不让我沾手，二十八年来没有拉我看过一场戏，没有拉我逛过一次街，我不顾家计，买书多了，她有些“嫌”，但只是“嫌”而已，没有骂，更没有撕，她让我集中精力，挤出时间从事教学和研究。

水平低下，见识平庸，而且各文都在灯昏眼倦中完成，失误是意中事，各方大雅，指我瑕，赐我教，是拭目以待的。

杨宝霖 识于自力斋



史筆如椽紀嶺南，遺聞佚事盡窮探。
 信知積學能儲寶，卅載寒窗苦亦甘。
 乍窺文史兼農史，老眼初明擊節歌。
 我未題詩先下拜，佩君嘉惠學林多。

一九九三年春

白叟拜題



史筆如椽紀嶺南，遺聞佚事盡窮探。
 信知積學能儲寶，卅載寒窗苦亦甘。

乍窺文史兼農史，老眼初明擊節歌。
 我未題詩先下拜，佩君嘉惠學林多。

一九九三年春 白叟拜題

目 录

陈纪生平及其词·····	(1)
宋词《六州歌头(秦亡草昧)》的作者是谁·····	(5)
《全宋词》拾遗·····	(7)
《全金元词》拾遗订误·····	(11)
也谈《全芳备祖》与《全宋词》·····	(18)
《全芳备祖》刻本是元槧·····	(24)
《全芳备祖》版本叙录·····	(32)
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别集草木卷与《全芳备祖》·····	(48)
《全宋诗》指瑕·····	(63)
扬补之姓字年里考·····	(74)
邓光荐考证三题·····	(78)
屈翁山诗文中“梁子”考·····	(88)
《岭南丛述》和它的作者邓淳·····	(97)
袁崇焕杂考·····	(104)
袁崇焕籍贯考实·····	(122)
原籍广东莫登庸所建安南莫氏王朝本末·····	(148)
《永乐大典》中的《南海志》·····	(164)
现存《东莞县志》叙录·····	(173)
陈伯陶传·····	(185)
藏书家伦明·····	(192)
《南海药谱》作者李珣小考·····	(196)
清初的广东物产专著《岭南风物记》·····	(199)
广东历代降雪考·····	(206)
女儿香今昔谈·····	(245)

从《全芳备祖》所引看《南方草木状》的真伪·····	(255)
《南方草木状》为伪书一证·····	(265)
点校本《张家玉集·前言》·····	(273)
《粤大记》佚文续辑·····	(286)
《番禺杂记》辑本·····	(296)
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·····	(306)
广东外来蔬菜考略·····	(313)
“浅红酡紫各新样，雪白鹅黄非旧名”——牡丹品种繁荣小史（唐宋部分）·····	(349)
贝多罗花考·····	(374)
杧果来华年代考辨·····	(379)
“霞树珠林今若何，岭南从古荔枝多”——广东荔枝小史·····	(389)
“一树增城名挂绿，冰融雪沃少人知”——增城挂绿荔枝小史·····	(420)
元以前我国荔枝品种考·····	(426)
宋、明、清词六首赏析·····	(438)
身在青林枕上，心存千里关山——李鴈《虞美人》词赏析·····	(438)
清疏明远，淡淡哀愁——苏庠《临江仙》词赏析·····	(439)
好一幅夏夜花间扑萤图——李石《临江仙》词赏析·····	(441)
萧疏超旷——陈继儒《点绛唇》词赏析·····	(443)
恬淡潇洒——陈继儒《摊破浣溪沙》词赏析·····	(444)
激越雄伟——张维屏《东风第一枝》词赏析·····	(446)
灯窗琐语十四则·····	(449)
《南方草木状》佚文三则·····	(449)
蔡襄荔枝谱图·····	(450)

《吴中花品》即《庆历花品》，并非失传·····	(451)
陆游曾作《禾谱》·····	(452)
韩境逸事·····	(453)
毛文锡和《茶谱》·····	(454)
南宋杭州水蜜桃·····	(455)
“落花生”之名元人已有记述·····	(455)
香芋不是落花生·····	(456)
唐代岭南贡荔小考·····	(458)
宋代花谱佚书——沈立《牡丹记》·····	(460)
唐以前牡丹品种无专名·····	(461)
《长安客话》中的“土豆”并非马铃薯·····	(464)
韭黄，宋代栽培已盛·····	(465)

陈纪生平及其词

唐圭璋先生编的《全宋词》陈纪小传说：

纪字景元，东莞人，咸淳十年（1274）进士，官通直郎。宋亡，隐居不仕，有《秋江欸乃》，不传，有词四首见《粤东词钞》。

唐先生没有指出陈纪的生卒年。按《全宋词》的体例，凡词人生卒年不可考的，均不记生卒之年，陈纪的生卒年大概不可考了，况且〔道光〕《广东通志》、〔民国〕《东莞县志》陈庚附陈纪传都没有记载陈纪的生卒年。

陈纪有诗集曰《越吟斐稿》，词集曰《秋江欸乃》，今已佚。《东莞县志》卷八十七《艺文略》在《越吟斐稿》下引有元初郭应木所作《越吟斐稿序》，序中有“陈君甫弱冠，举进士（霖按：此“进士”，指乡进士，详后）”之语。郭应木《宋乡进士月桥陈公（霖按：陈庚字南金，号月桥）墓志铭》说：

（陈庚）咸淳丁卯年（霖按：咸淳三年，1267）二十一岁，以书擢乡贡，庚午、癸酉（霖按：咸淳六年、九年，1270、1273）二科连冠乙榜。弟纪，由君诱掖渐渍，文声颀颀，亦以癸酉贡于乡，一家二难，英英竞爽。

（陈伯陶《宋东莞遗民录·补遗》引）

《广东通志》卷二七〇陈庚附陈纪传、《东莞县志》卷五十四陈庚附陈纪传均载陈纪咸淳九年乡贡，可以和《宋乡进士月桥陈公墓志铭》互相印证。“甫弱冠”，刚好二十岁，咸淳九年逆数二十年，为宝祐二年（1254）。是年，陈纪生。

陈纪《甲辰元日》诗云：

屋角鸡声一岁分，起搔吟鬓惜芳辰。江山有恨英雄老，天地无私草木春。柏叶又倾新岁酒，梅花同是隔年人。东风着物能多少？写入清诗句句新。

（《东莞诗录》卷二）

宋末元初，甲辰有二，一为宋理宗淳祐四年（1244），一为元成宗大德八年（1304）。淳祐四年，陈纪未生。此诗当作于大德八年。陈纪生于宝祐二年，是年，五十一岁。

陈纪《哭月桥兄》（自注：兄著有《续近思录》嘱纪付梓）诗云：

前辈风流尽，乡枌孰表仪？如公又凋谢，末俗恐浇漓。幼学皆真践，濒危属《近思》。端为吾道恻，不但哭吾私。

（同上）

据郭应木《宋乡进士月桥陈公墓志铭》所载，陈庚卒于延祐二年（1315）二月二十一日，年六十九。陈纪是年六十二岁。这是从现存陈纪诗题中推得的陈纪晚年的年岁。

陈纪卒于何年？史与方志都无明文，但从陈纪朋辈的诗中，尚可得其踪迹。

宋黎献《挽淡交先生》（霖按：陈纪号淡交）诗云：

承师受业忆同门，如水之交昔有年。痛哭鸰原情未已，徘徊鵬舍意凄然。功名早领贤书荐，世业由来家学传。硕德晨星嗟已矣，试编遗稿泪潸涟。

（《东莞诗录》卷二）

“痛哭鸰原情未已，徘徊鵬舍意凄然”一联，可知陈纪在其兄陈庚死后不久即病逝，则陈纪之卒，在延祐二年，最迟不超过延祐三年。

《全宋词》陈纪小传说：“陈纪咸淳十年进士”。今人所说“进士”及《全宋词》词人小传中所说“进士”者，都是指登进士第而言，郭应木所谓“陈君甫弱冠，举进士”者，指乡贡也。例如

宋东莞人曾宋珍作《云溪寺舍田祠记》末署“咸淳五年（1269）正月上元进士曾宋珍记”（见《东莞县志》卷九〇《金石略》）。陈伯陶按语云：

据明初邑志选举表，曾宋珍淳祐九年（1249）乡贡，咸淳十年（1274）进士。此记作于咸淳五年，时尚未成进士，题“进士”者，盖乡贡亦称进士也。

这可证明郭序所谓“进士”乃乡贡之称。陈纪《秋晓赵公行状》末署“乡贡进士陈纪状”，秋晓，赵必豫之号。赵必豫卒于至元三十一年（1294），如果陈纪是“咸淳十年进士”的话，这时登进士第已经二十一年，何得尚称“乡贡进士”？可见郭序所言“进士”，是指乡贡，唐先生偶误。

《全宋词》收陈纪词《贺新郎》（趁拍哀弦促）、《念奴娇》（断桥流水）、《满江红》（凤去台空）、《倦寻芳》（满簪霜雪）四首，即是《粤东词钞》所录之词。今搜得陈纪逸词二首，抄于下：

满江红

钱赵佺事

揽辔理轮，算不负、苍髯如戟。人争看，横秋一鹗，轩然健翼。只手为天行日月，寸怀与物同苏息。到于今、天定瘴云开，伊谁力。 云霄路、金门客。念往事、情何极。把行藏细说，应无惭色。虹气上横牛斗剑，梅花不软心肠石。愿此行，珍重不资躯，无瑕璧。

（《宋东莞遗民录·补遗》引东莞《亭头陈氏族谱》）

霖按：词题中赵佺事，指赵必豫。必豫，宋宗室，居东莞。陈纪《秋晓赵公行状》载：德祐二年丙子（1276），文天祥开督府于惠州，辟赵必豫为朝散郎，签书惠州军事判官，兼知录事，此词殆必豫赴惠州时作也。

念 奴 娇

钓鳌台用东坡赤壁韵。台在亭头海滨。

凭高眺远，见凄凉海国，高秋云物。岛屿浮沈萍几点，漠漠天垂四壁。粟粒太虚、蜉蝣天地，怀抱皆冰雪。清风明月，坐中着我三杰。为爱暮色苍寒，天光上下，舣棹须明发。一片玻璃秋万顷，天外去帆明灭。招手仙人，拍肩居士，散我骑鲸发。钓鳌台上，叫云吹断残月。

（《宋东莞遗民录·补遗》引东莞《亭头陈氏族谱》）

（原载《文史》第六辑）

宋词《六州歌头》（秦亡草昧） 的作者是谁

《六州歌头》（秦亡草昧）一词，唐圭璋先生所编《全宋词》于刘潜、李冠名下两收之，未能肯定为谁人作。

宋人只有南宋末年的黄升在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题为刘仲方（霖按：刘潜字仲方）作，其他都没有说到刘潜。宋佚名《朝野遗记》说：“《六州歌头》在国初时，京东张李二生能之，作凡四阙，今世传‘秦亡草昧’（词略）。此追伤项籍者也。其一号《玉清昭应宫》，即追咏真庙者（霖按：玉清昭应宫为宋真宗赵恒所造，见司马光《涑水纪闻》卷七、《宋史·真宗纪》），故慈圣光献（霖按：真宗后刘氏）每闻必泣下。仁宗此时尚幼，尝问左右：‘是谁激怒大娘娘。’左右具言之。遂编置二生以讥渎宗庙之罪。自后少有继之者。然声调雄远，哀而不怨，于长短句中殊雅丽”（《说郛》卷二九）。

宋王巩《闻见近录》说：“张元，许州人，（略）以侠自任，（略）累举进士不第，（略）逃诣元昊。将行，过项羽庙，乃竭囊沽酒，对羽极饮，酹酒泥像。又歌‘秦亡草昧，刘项起吞并’之词，悲歌累日大恸而遁。”

宋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说：“王介甫谓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（霖按：张先《天仙子》词），不如李冠‘朦胧淡月云来去’（霖按：《蝶恋花》词）也。冠，齐人，为《六州歌头》，道刘、项事，慷慨雄伟。刘潜，大侠也，喜诵之。”

《朝野遗记》只说“张、李二生能之，作凡四阙”，没有说出

张、李二生之名，也没有指明此词是谁人所作。结合《闻见近录》及《后山诗话》，知张生为张元，¹ 李生为李冠。张元只是“又歌‘秦亡草昧，刘项起吞并’”，刘潜也不过“喜诵之”而已。作者，当是李冠。

据宋苏辙《龙川别志》，宋仁宗称真宗后刘氏为大娘娘，杨氏为小娘娘。则此词之作，在仁宗初年。王巩，曾从苏轼游，陈师道生于仁宗皇祐五年（1053），与王巩同时，二人生活年代与李冠作词之时相接，其言较南宋末年的黄升为可信。

〔注释〕

- 1 张元曾为雪诗：“战退玉龙三百万，败鳞残甲满天飞。”后投西夏，官至尚书令。

（原载《文史》第九辑）

《全宋词》拾遗

霖按：这里刊出的《鹧鸪天》14首、《水调歌头》1首，出《永乐大典》卷一四一二五《净发须知》中。《净发须知》上中下三卷，不注撰人及朝代。卷上《问镊子源流》有云：“一名□□，二名元宗，三名忌讳不敢说。”考宋人避讳甚严，元人不避，明于天启、崇祯两朝始严，明初不避。“忌讳不敢说”，应是宋人口气。卷上又有云：“师长到此好行游，不知行到那军州。”“军州”之制，元、明皆无。卷中《问行院诗》云：“待诏回头我问你，你在何州作经纪。”工匠称“待诏”，亦宋人习惯。有此三端，《净发须知》似为宋人所作。而下卷又有“大元新话”、“按大元体例”等语，其书当经元人修改。《净发须知》所载词，是宋是元，未易遽定，今暂作宋人词。

鹧 鸪 天

镊 子

镊子当来自捻工，唤头异号玉玲珑。芟须改老重年少，声韵教人谕听聪。推位坐，第三宫。个中别是一家风。每随访道江湖客，响出招牌大有功。

脱 帽

昔日谁将皂染纱，林宗制造富生涯。谪仙露顶推唐李，菊景登高醉孟嘉。时节至，帽休遮。重新换出戴僧迦。自今脱俗离尘垢，莫问桃花与李花。